

恐怖谷

第一部 伯尔斯通悲剧始末

— 警 告 —

“我却认为……”我说。

“我应当这样做，”福尔摩斯急躁地说。

我知道我很有耐性；可是，我得承认，任何事情都是有个限度的，他这样不尊重我还老打断我的话，的确让我很生气。所以我很严肃地说：“福尔摩斯，说真的，你有时真叫人忍无可忍。”

他全神贯注地沉思，并没有反驳我对他的看法。他一只手支着头，面前摆着一口未尝的早餐，只是两眼凝视着刚从信封中抽出来的信，然后拿起信封，透过灯光，非常仔细地观察它的外观和封口。

“这是波尔洛克的笔迹，”他若有所思地说，“尽管波尔洛克的笔迹我以前只见过两次，但这张纸条我敢确认就是他写的。因为希腊字母 ε 上端写成花体，这就是它的特色。不过，

要真是波尔洛克所写，那它就一定有极为重要的事了。”

他自言自语道，虽然不是对我说的，可是这番话却引起了我的兴趣，而我的不快也瞬间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了。

“那么，波尔洛克又是什么人呢？”

“华生，波尔洛克是个假名，它只不过是一个人的代号而已；可实际上他却是一个混世魔王、让别人难以捉摸的人物。在前一封信里，他无可讳言地告诉我，这根本不是他的名字，并且坦然向我指出，要想在茫茫人海中去追踪他那是徒劳无益的。波尔洛克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他有多么大的能耐，而在于他跟谁交往。你想想看，如果一条鲭鱼和一条鲨鱼联合或一只豺狼和一头狮子联合等等总之，一个本身虽不是了不起的东西一旦和一个凶恶的怪物携起手来，那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敢想象？那怪物不仅暴虐无道，而且不择手段。华生，依我看，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你知道莫里亚蒂教授吗？”

“那个手段高的罪犯，在贼党中的名声犹如……”

“别说些不着边际的话，华生，”福尔摩斯不赞成地嘟囔着。

“我是想说，犹如在公众中一样默默无闻。”

“妙！你真是聪慧过人！”福尔摩斯大声说道，“我还以为只有别人才会说富有人性的幽默腔调呢。华生，这我可要小心提防着点呢。如果把莫里亚蒂说成罪犯，从法律上讲，你这是公然诽谤——这正是巧妙之所在！他是从古到今最大的阴谋家，是一切恶行的总策划人，是黑社会的首脑，一个足以左右民族命运的智囊！这就是他。可是一般人对他却心悦诚服，他从未受到任何谴责，他善于处世为人和厌恶自我表现的风度又是令人那么钦佩。因此，就凭你刚说的这几句话，他就可以到

法庭上告你，罚你一年的年金去抵偿他的名誉损失。他就是《小行星力学》这部书的驰名作者？这部书上升到纯数学罕有的高度，大概科学界都没有人能对它提出任何不同见解。这样的人，我们可以中伤么？信口雌黄的医生和受人诽谤的教授——这就是你们两人将要得到的头衔！那可真是天才呢，华生。只要我不被那些小爪牙弄死，我相信胜利是属于你和我的。”

“我期待着这一天！”我热诚地欢呼道，“可是你刚才提到波尔洛克……”

“噢，不错，这个所谓的波尔洛克是整个线索中的一环，它是离那个庞然大物最近的一条线索。波尔洛克不是十分坚固的一环——这只能是咱俩闲聊时说说罢了。就我所能猜测到的来说，他可是这条线索中唯一的薄弱环节。”

“可是有一环薄弱，全局的局面也应该坚固不到哪儿去吧！”

“千真万确！我亲爱的华生。所以，波尔洛克是非常重要的。他起码还有点正义感，我偶尔暗地里送给他一张十镑的钞票，在我的这种精神投资下，他已经有一两次事先给我送来了有价值的消息，我也觉得是物有所值了，其所以很有价值，是因为它能使我预见并防止某一罪行，而不至于让我事后去惩办罪犯。我毫不怀疑，如果手头有密码，我们就能发现这正是我上面说过的那种信。”

福尔摩斯再次往空盘子上铺纸，我站了起来，看见他低头注视着些稀奇古怪的文字，文字是这样排列的：

緣 媛 園 苑 源 苑 園 源

闢裁鑿鑿 冤怨 園猿 緣猿 月隄 藟藟 羣云

源猿

圆 月 随 磁 转 怨 源 员

“福尔摩斯，看了这些符号你得出结论了吗？”

“很明显，这是用来传达秘密消息的。”

“如果没有密码本，密码信又有何用呢？”

“在这种情况下，真是一点用也没有。”

“为什么你说‘在这种情况下’呢？”

“因为许多带有密码的东西，被我读起来，就像读报纸通告栏里的山海经一样容易。那些简单的东西很开发人的智力，会使人感到有趣，而不会使人感到厌倦。可是这次就不同了，它显然指的是某本书中某页上的某些词。如果我不知道是在哪本书的哪一页上，那我就无能为力了。”

“那为什么又有道格拉斯（~~译音~~）和伯尔斯通（~~译音~~）两个字呢？”

“显然这本书上压根没有那两个字。”

“可他不把是哪本书说出来又是为了什么呢？”

“亲爱的华生，你生来能经天纬地、闻一知十，使你的朋友们都感到高兴；就凭这点机智，你也不至于把密码信和密码本放在同一信封里。如果信件一旦投递错了，那你就功败垂成了。如现在这样，除非两封信出了差错，才会出乱子。我们的第二封信算算也该收着了，如果那封信里不给我们送来解释的文字，或者更可能的是，让我们查阅这些符号的原书，那才使我奇怪呢。”

福尔摩斯简直料事如神，过了几分钟，小仆人毕利进来了，送来了我们所期待的那封信。

“是同一人的笔迹，”福尔摩斯打开信封时说，“而且还签了名，”当他展开信笺的时候，百感交集地说，“喂，华生，咱

们有进展了。”可是他看完信的内容以后，败兴和从未有过的大惑不解一下子涌上了心头，双眉又紧锁起来。

“哎呀，这可真令人大失所望！华生，恐怕我们的期待又要变成泡影了。希望波尔洛克不要出事。

‘亲爱的福尔摩斯先生：

他已经怀疑我了，所以这件事我不愿再干下去了。因为这太危险了，我看得出来他怀疑我了。我打算写完地址后再把密码索引送给你的，他决不会想到这是我干的。幸亏我把它盖住了。要是他看到了的话，那我很可能会遭到他们的毒手。因为我从他目光里看出不信任的神色来。对于上次的那封信，既然看了也没什么用了，不如把它烧了吧。

弗莱德·波尔洛克’

福尔摩斯若有所思地搓弄着这封信，坐了很久，紧锁眉头凝视着壁炉。

“可能是他做贼心虚罢了。他认为自己是贼党中的叛逆者，总会从那个人的眼光里看出谴责的神色。”福尔摩斯终于说道。

“那个人，是莫里亚蒂教授对吗？”

“毫无疑问！他们那一伙人，不管谁只要一提到‘他’都知道指的是谁。‘他’被公认是唯一能发号施令的领导者。”

“可是他又会怎么样呢？”

“哼！这倒是个大问题。当欧洲第一流的智囊在向你提出挑战，而他背后还有黑社会的一切势力，那么所有不可能的事情都会变成可能的。不管怎么说，咱们的朋友波尔洛克显然是

吓得屁滚尿流了——请你把信纸上的笔迹和信封上的比较一下看。证明，信封上的字是那个人来访前突然写的，所以清楚而有力，可是信纸上的字就潦草得一塌糊涂。”

“他写这封信又是为了什么呢？索性放下不管就算了？”

“如果他这样做，我就会去追问他，给他找麻烦。”

“是的，”我说，“当然了，”我拿起已被加了密码的那封信，皱着眉头仔细看着，“明知这张纸上有我要得到的答案，可是又毫无办法去破译它，人简直都被逼疯了。”

歇洛克·福尔摩斯并没有胃口吃早餐，点着了索然乏味的烟斗，烟成了他默然沉思时的伴侣。“我很奇怪！”他把身子倚靠在椅背上，注视着天花板，说道，“或许你那马基雅维里的才智，漏掉了一些东西。让我们靠常规推理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吧。这个人把一本书当作编写密码信的蓝本。咱们或许该从这点出发吧。”

“相当没把握的出发点啊。”

“那咱们能不能把范围缩小一点呢。当我把精神集中到它上面的时候，这件事也就不再高深莫测了。关于这本书，有什么可供我们查清的迹象呢？”

“一点也没有。”

“嗯，嗯，结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坏。这封密码信，开始是一个大 缘源，是不是？如果假设，缘源是密码出处的页数。那么我们这本书肯定很厚。这样我们必然就会有所进展了。关于这本厚书的种类，还有别的什么可供我们查明的迹象吗？第二个符号是 悦圆，你能想到这代表什么吗？华生。”

“当然是说第二章了。”

“不见得，华生。听听我的理由吧！既然已经指出了页码，

那么章数也随着又从字顺了。再说，假如 缘原页还在第二章，那第一章就一定长得令人消化不了。”

“代表第几栏！”我喊道。

“高明，华生。今天早晨，你真是才华横溢呀。假若它不是第几栏，那我可就真误入歧途了。你过来看看，我们设想有一本书很厚，每页分两栏排印，每一栏长得不得了，因为在这信中，有一个词的标数是二百九十三。那么现在我们的推理是否到顶了呢？”

“恐怕是极限了。”

“别把自己贬得太低了，我亲爱的华生。让你的智慧再放一次光芒吧。如果是一本非同寻常的书，他早就寄到我手里。在他的计划遭到挫败以前，他并没有把书寄给我，只是想通过信件把线索告诉我。这是他在信中所说的。这就足以证明，一定是他认为这本书我自己可以找到的。或许他有这样一本，所以料想我也会有。由此推理，华生，这是一本很普通的书。”

“你的话听起来确实很有道理。”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探讨的范围缩小到一本非常厚的一本书上了。书分两栏排印，而且还是一本常用的书。”

“圣经！”我脱口而出。

“好，华生，好！可是，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觉得还不够十分好。即使我接受你对我的赞扬，我也不会列举出一个莫里亚蒂党徒手边压根不会有的书。另外，《圣经》的版本那么多，很难设想两个版本页码都会一致。这显然是一本版本统一的 书。我想他书上的 缘原页肯定和我书上的 缘原页完全一致。”

“可是符合这种条件的书很少呢。”

“千真万确，我们的出路恰恰就在此。我们查找的范围又

缩小到版本统一而又人人都拥有的一本书了。”

“肖伯纳的著作！”

“华生，我觉得还是有问题。因为肖伯纳的文字洗练而简洁，而词汇量有限。其词汇怎能会用来为选择传递普通消息呢。我们还是把肖伯纳的著作排除吧。理由同上，我看字典也不适合。那么还有什么书籍可借鉴呢？”

“年鉴！”

“太好了，华生！如果你没有猜中要害，那我就大错特错了！一本年鉴！让我们来好好考虑一下惠特克年鉴的条件吧。这本是常用的书。它不仅符合我们要的页数，分两栏排印，虽然部分词汇很简练，如果我没记错，它快到结尾时就很复杂了。”福尔摩斯把这本书从写字台上拿了过来，“这是第 缘源 页，第二栏，我看这一栏很长，是讨论英属印度的贸易和资源问题的。华生，快把这些做个记录！第十三个字是‘马拉塔’，我担心这代表着灾难的开始，第一百二十七个字是‘政府’，尽管这个字对我们和莫里亚蒂教授都有点离题，但可最起码还有点意义。我们接着往下试。马拉塔政府做了些什么呢？哎呀，下一个字是‘猪鬃’。我的好华生，咱们失败了！这下子算功亏一篑了！”

虽然他说话时是开玩笑的语气，可是从他颤动的浓眉中却反映出了他内心的失望和恼怒。我也爱莫能助闷闷不乐地坐在那里，对着炉火发愣。正在这时，福尔摩斯的一声欢呼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他奔向书橱，把第二本黄色封面的书拿了出來。

“华生，太过时新让我们吃了亏了！”他大声说道，“咱们追求时髦，所以受到了应得的惩罚。今天是一月七号，我们太

早地买了这本新年鉴。看来波尔洛克很可能是根据一本旧年鉴凑成他那封信的。毫无疑问，如果他把那封说明信写完的话，这一点他一定会告诉我们的。现在我们看看第 缘页的内容是什么。第十三个字是‘栽藻藻’，希望有了。第一百二十七个字是‘蚤——‘栽藻藻蚤’”，福尔摩斯兴奋得乐以忘忧，在他数一个个字的时候，他那漂亮而激动的手指不住地颤抖着，“‘藻藻藻，哈！哈！好极了！华生，把它记下来。‘栽藻藻蚤藻藻藻藻——皂藻——精藻——增藻——藻藻——燥藻’接下去是‘阅藻藻’这个人名，再下面是‘腮藻——精藻藻藻——灶藻——葬藻——月藻藻藻藻——匀藻藻藻——月藻藻藻藻——精藻藻藻藻——蚤——藻藻藻藻。这句话是说‘确信有危险即将降临到一个富绅道格拉斯身上，此人现住在伯尔斯通村伯尔斯通庄园，火急’。你看，华生！你觉得纯推理和它的成果如何？如果鲜货店出售桂冠这么一种商品，我一定要叫毕利去买一顶来。”

福尔摩斯一面破译那密码，我一面在膝上把它草草记在一张大纸上。我情不自禁地全神贯注凝视着那些奇怪的词句。

“他表达意思的方法是多么古怪而勉强啊。”我说道。

“恰恰相反，他作得实在是妙不可言啊，”福尔摩斯说道，“当你只能在一栏文字里找那些用来表达你的意思的字眼时，你就不容易再找到你所需要的每个词。因此你能留下一些东西，让你的收信人去发挥他的想象。这封信的意思，表达的清晰透彻。有些恶魔正在和一个叫道格拉斯的人作对，不管这个人是谁，信上说他是一个富乡绅。他相信——他找不到‘悦藻藻藻藻藻藻藻’‘确信’这个字，就算我到也只是与它相近的字‘悦藻藻藻藻藻藻藻’‘信任’来代替——事情已经紧急万分了。这就是我们的成果——而且是有超常想象力的分析工作！”

福尔摩斯犹如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那样，尽管他没有达到自己孜孜以求的高标准而暗自失望的时候，对他自己比较好的工作成果仍然会产生一种不带个人任何偏见的欣喜。当毕利推开门，把苏格兰场的警官麦克唐纳领到屋时，福尔摩斯还在为自己的成绩而暗自欣喜呢。

早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时候，亚历克·麦克唐纳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全国闻名。他那时还是个青年，可是，只要经他手的案子都会办得很出色，因而他在侦探界已经成为人们深受信赖的一员了。他不仅身材高大，体形健壮，使人一看就知道他具有过人的体力；单看他那巨大的头盖骨和一双深陷而炯炯有神的眼睛，更能清楚地说明他有敏锐的智力，从那两道浓眉中完全可以看出他的机智来。他是一个沉默寡言、一丝不苟的人，性格倔强，浓重的阿伯丁港的口音。

福尔摩斯已经帮他办了两起案子，每起案子都均告成功。而福尔摩斯所得到的唯一报酬，就是享受用智力去解决疑难的快乐。所以，这个苏格兰人对他的业余同行非常热爱和尊敬，这表现在，一旦他有什么困难找上他，他就来向福尔摩斯老老实实地求教。一个平庸的人不会轻易看不到比自己高明的东西，但是一个有才能的人却马上能感受到别人才气过人。麦克唐纳是个很有才干的人，因为他深知向福尔摩斯求援并不有辱身分，因为福尔摩斯无论在才能上还是在经验上，都已经是欧洲独一无二的侦探了。福尔摩斯不善交游，他并不讨厌这个高大的苏格兰人，每见麦克唐纳，他总是面带微笑。

“这么早你就来了，麦克先生，”福尔摩斯说，“祝你顺利，又有案件发生了是吧？”

“福尔摩斯先生，我想，如果你不说‘担心’，而是说，

‘希望’，倒还符合情理。”这个警官会心地微笑着回答，“好，一小口酒就可以驱走清早阴冷的寒气。谢谢你，我不抽烟。我必须得赶路，因为一件案子发生后的时刻是最珍贵的，这一点你比别人更能够体会出来，不过……不过……”

警官突然停下来，惊异万分地注视着放在桌上的这一页纸。我赶紧解释道：这是我随手记的密码信的草纸。

“道格拉斯！”他结结巴巴地说，“伯尔斯通！这是怎么回事？福尔摩斯先生。哎呀，这简直是在变魔术了！这两个名字你是从哪得来的？”

“这是华生医生和我两个人不经意从一封密码信中破译出来的。怎么回事，这两个名字出什么岔子了吗？”

警官茫然不解、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又转过头看看福尔摩斯。“正是如此，”他说，“伯尔斯通庄园的道格拉斯先生今天早晨惨遭杀害了！”

二 福尔摩斯的理论表述

富于戏剧性的时刻来临了，我的朋友为此时刻而生。如果说这个惊人的消息会让他大吃一惊，或者说尽管使他有所激动，那都言过其实了。哪怕在他的癖性中不存在残忍的成分，但如果长期过度兴奋，他会毫无疑问变得冷漠起来。然而，他的感情真的淡漠了，他理智的洞察力却极端的敏锐。这个简短的消息使我感到恐怖之极，可是福尔摩斯却不动声色，他的脸上显得颇为镇静而沉着，正像一个化学家看到结晶体从过饱和溶液里分离出来一样。

“意外！意外！”他说。

“你不觉得吃惊吗？”

“麦克先生，他只不过想让我注意罢了，决不是吃惊。为什么要我吃惊呢？我从别的地方收到了一封匿名信，而我知道他有什么重要性。它警告我说某个人的生命正受威胁。一小时之内，我知道这已经成为现实，而那个人已经死了。正像你看到的结果，它引人注目，可我并不吃惊。”

他把这封信和密码的来由给那警官简单讲了一遍。麦克唐纳坐着双手托着下巴，那两道淡茶色的浓眉蹙成一团。

“原本我打算早晨去找伯尔斯通去，”麦克唐纳说，“我现在出现在你的面前，只是想知道你和你的朋友乐意陪我一同去吗？不过，从你刚才的话来看，我们在伦敦也许能办得更为出色。”

“我却不这样认为，”福尔摩斯说。

“真是活见鬼了！福尔摩斯先生，”警官大声喊道，“不出两天，报上就该登满‘伯尔斯通之谜’了。可为什么在罪行还没有发生以前，就有人已经在伦敦预料到了，那还称得上是个谜吗？只要这个人被我们捉住，其余的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这是毫无疑问的，麦克先生。可我们该如何去把这个所谓的波尔洛克捉住呢？”

麦克唐纳把福尔摩斯递给他的那封信翻过来说：“是从坎伯韦尔投寄的——对于我们来说并没有用处。你说名字是假名。那肯定进展就谈不上。你不是说你曾给他送过钱么？”

“送过两次。”

“以什么方式给他的？”

“把钞票寄到坎伯韦尔邮局。”

“你有没有查清楚最后是谁取走的呀？”

“没有。”

警官显出吃惊的样子，而且有些诧异地说：“怎么会没有呢？”

“因为我答应过他必须得守信用。他第一次写信给我时，我曾经答应不去追查他的行踪。”

“你觉得他背后有个什么人吗？”

“当然，这是毫无疑问的。”

“你不会告诉我就是你曾提过的那位教授吧！”

“千真万确！”

警官麦克唐纳微微一笑，他向我瞥了一眼，眼皮连连眨动着：实不相瞒，福尔摩斯先生，我们民间犯罪调查部一致认为你对这位教授存有偏见。关于这件事，我曾经亲自去调查过。根本与你所说的不同。他却像是一个非常可敬的、又有学问的、更有才能的人啊！”

“我很高兴这位天才得到了你们的赏识。”

“老兄，人们不得不佩服他啊！在我听到你对他的评价以后，我很好奇一定要去拜访他。我和他就日蚀的问题闲谈了好长时间。我想不起来为什么会谈到日蚀上，不过他那时拿出一个反光灯和一个地球仪来，很简单地就把原理说得一清二楚了。他借给了我一本书，倒不怕你笑话，尽管我在阿伯丁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我还是有些看不懂。看他面容削瘦，头发灰白，说话时神态严肃，完全可以胜任一个牧师。在我们分手的时候，他用手拍着我的肩，犹如父亲在你走上人情淡漠的社会之前为你祝福似的。”

福尔摩斯格格地笑着，一边搓着手，一边说道：“好极了！好极了！麦克唐纳，我的朋友，快请告诉我，这次兴致盎然、

感人肺腑的聚会，是不是在教授的书房里进行的呢？”

“是这样。”

“一个很精致舒适的房间，不是吗？”

“非常精致——实在非常华丽，福尔摩斯先生。”

“你将会坐在写字台前与他面对面吗？”

“正如你说。”

“太阳照着你的眼睛，而他的脸却背对着光，对吗？”

“嗯，那天是晚上；可是我却记得很清楚当时灯光照在我的脸上。”

“这是肯定的。你是否看到教授座位上方墙上挂着一张画吗？”

“我从不会漏过一丝一毫的机会，福尔摩斯先生。也许这是我从你那里学来的本领。的确，我看见那张画了——是一个年轻的女子，很漂亮，两手托着头，斜睨着人。”

“那是一幅由让·巴普蒂斯特·格罗兹作的油画。”

警官尽力表现很十分投入。

“让·巴普蒂斯特·格罗兹，”福尔摩斯两手指尖抵着指尖，仰靠在椅背上，继续说道，“他是法国的一位画家，在一七五〇年到一八〇〇年之间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当然，我是指在他绘画方面。和格罗兹同时代的人对他评价很高，现在对他的评价，比那时还要高。”

警官双眼显出迷惑不解的样子。说道：“我们最好还是……”

“我们谈的就是这件事，”福尔摩斯打断他的话说，“我所说的这一切都与你所称之为伯尔斯通之谜的案件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实际上，从某种角度看可以说正是这一案件的中心

呢。”

麦克唐纳用求助的眼光看着我，笑得很勉强：“对我来讲，你的思维太活跃，福尔摩斯先生。你省略了一两个环节，可我就丈二金钢摸不着头脑。到底这个已死的画家和伯尔斯通事件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所有知识对于侦探来说都是有益无害的，”福尔摩斯指出道，“一八六五年时，格罗兹一幅题名为‘牧羊少女’的画，被拿到波梯利斯拍卖时，居然卖到一百二十万法郎——论英镑也在四万以上——尽管这样一件琐细的小事，也可以引起你的无限深思呢。”

显然，这确实引起警官的深思，他全神贯注地听着。

“我可以明确地对你讲，”福尔摩斯继续说下去，“教授的薪金完全能从几本可靠的参考书中判断出来，每年只是七百镑。”

“那他怎能买得起……”

“就是嘛！他怎能买得起呢？”

“啊，这难道不该引起我们的怀疑吗？”警官深思地说，“请你继续讲下去吧，福尔摩斯先生，我听得津津有味，简直太妙了！”

福尔摩斯笑了笑。每当他受到人家真诚的钦佩时总是感到温暖——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的性格。或许就是这样，他这时问道：“去伯尔斯通的事办得怎样啦？”

“我们有的是时间，”警官瞅了一下表说，“我有一辆马车等在门口，不出二十分钟就可以到维多利亚车站。可是谈到这幅画来，福尔摩斯先生，我曾经记得你对我说过一次，你从未见过莫里亚蒂教授啊。”

“是的，我并不认识他。”

“那他房间里的情形你怎么能知道呢？”

“啊，这不能当成一回事。我到他房中去过三次，有两次用不同的借口等候他，他还没回来，就离开了。还有一次，啊，这可不能对官方侦探讲。因为在最后一次，我擅自把他的文件匆匆检查了一下，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有什么可疑的东西吗？”

“一点也没有。这反而让我感到奇怪。不管怎样，你现在已经看到这张画所具有的意义了。它告诉我们莫里亚蒂是一个极为富有的人。他为什么有这么多财富的呢？他还没有结婚。他的弟弟是英格兰西部一个车站的站长。他的教授职位每年也只有七百镑。而他竟拥有一张格罗兹的油画。”

“嗯？”

“这样推论，自然就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说他有其他收入，而这个收入是用非法的手段得来的吗？”

“一点不错，我有千万个理由来证明——许多蛛丝马迹，隐隐约约地通向蛛网的中心，而这个毒虫却丝毫不动地在那里潜伏着。我仅仅提起一个格罗兹，这是你已亲眼目睹的事情。”

“对，福尔摩斯先生，我承认刚才你所讲的那些话是很有意思的，不单非常有意思，简直妙不可言。不过，如果你再把它讲得清楚一些就更好了。他的钱究竟是从哪儿来的？伪造钞票？私铸硬币？还是盗窃来的？”

“你看过关于乔纳森·怀尔德的故事吗？”

“啊，好熟悉的名字啊。他是一本小说里的人物吧！对吗？我对于小说里的侦探们不会感兴趣的。这些家伙做事总是不让

人家知道他们做的过程。那只不过是灵机一动的事，根本不算什么。”

“乔纳森·怀尔德既不是侦探，更不是小说里的人物，他是一个罪魁，出生在上一世纪——一七五〇年前后。”

“那么，我就没什么地方可以用得着他了，我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

“麦克先生，你一生最实际的事，就是应该闭门读书三个月，每天就读十二个小时犯罪史。因为任何事物都是往复循环的——甚至莫里亚蒂教授也是如此。伦敦罪犯们的幕后推动力就是乔纳森·怀尔德，他靠他那诡谲的头脑和他的组织势力从伦敦罪犯那里只收取百分之十五的佣金。旧时代的车轮在旋转，同一根轮辐还会转回来的。以前所有的一切，将来还是要发生的。如果我把关于莫里亚蒂的事告诉你一两件，它会使你感兴趣的。”

“我知道听你讲一定会很有趣。”

“我不经意发现莫里亚蒂锁链中的第一个环节——锁链的一端是这位罪大恶极的人物，另一侧则有上百个出手伤人的打手、扒手、诈骗犯和靠耍弄花招骗钱的赌棍，中间夹杂着各式各样的罪行。给他们出谋划策的则是塞巴斯蒂恩·莫兰上校，而国法对这位‘参谋长’和对莫里亚蒂本人一样无可奈何。你知道莫里亚蒂教授给他多少钱吗？”

“快说，我迫切地想知道。”

“一年六千镑。这是他绞尽脑汁的代价。你知道这是美国的商业原则。我怎么会知道的呢？这完全出于偶然。这可比一个首相的收入还要多。单凭这些就可以想象莫里亚蒂的收入究竟有多少，甚至他所从事的活动规模有多大了。另外一点：最